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六九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六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0.8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六九冊目次

經部·四書類

四書大全辯三十八卷附錄六卷(三)

〔明〕張自烈撰
新鄉市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三年石嘯居刻本

一

學庸切己錄二卷

〔明〕謝文潯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十八年謝鏞刻謝程山全書本

五五九

四書大全辯三十八卷附錄

六卷(三)

〔明〕張自烈撰

新鄉市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三年石嘯

居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書大全

辨三十八卷附錄六卷》提要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終乎盡含藏意不准外

衛靈公第十五 如有污損缺失責令賠

通考勿軒熊氏曰此篇多記出處前三
章文公疑爲在陳一時之言餘亦多記
夫子言行與門人問答之辭凡四十一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

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

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

答以未學而去之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五

一

史記世家孔子適衛主蘧伯玉家他日靈
公問兵陳於孔子明日與孔子語見蜚厲
仰視之色不在孔子遂行復如陳是歲魯
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
問靈公問陳而夫子遂行何也朱子曰爲
國以禮戰陳之事非人君所宜問也况靈
公無道夫子固知之矣特以其禮際之善
庶幾可與言者是以往來於衛爲日最久
而所以啓告之者亦已詳矣乃於夫子之
言一無所入至是而猶問陳焉則其志可
知矣故對以未學而去之然不徒曰未學
而已猶以俎豆之事告之則夫子之去蓋
亦未必然之意也使靈公有以發悟於
心而改事焉則夫子之行就謂其不可留
哉
南軒張氏曰夫子之在衛靈公雖無道然
亦當側聞夫子之所趣矣顧乃以問陳爲
言與夫子之意可謂背馳夫子所以答之

者則以已之所學者在此而不在彼以具不合也故明日而行焉夫自春秋之時言之諸國以強弱為勝負軍旅之事宜在所先而俎豆之事疑若不急者矣曾不知國之所以為國者志存乎典禮則孝順和雅之風興焉力一心尊君親上其強孰禦焉不然三綱淪廢人有離心國誰與立軍旅雖精果何所用哉俎豆之於禮教猶陳之於軍旅實理之所寓而教之所由興也必有公而有志乎俎豆之間則推而達之必有不可已也勉齋黃氏曰夫子對藍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我戰則克夫子豈有未學未聞者哉特以軍旅之事非所以為訓耳然欲以俎豆之事啓之則夫子之拳拳於衛亦可知矣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五

二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

問明日遂行在陳絕糧想見孔子都不計較所以絕糧朱子曰若計較則不成行矣齊氏曰孟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考春秋則其時陳服楚蔡服吳吳楚交戰無虛歲孔子蓋為楚昭王徘徊陳蔡而絕糧於兵間也

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

小人窮斯濫矣

何氏曰濫濫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

聲上

人窮則放濫為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浚味之

或問固窮有二義朱子曰固守其窮恐聖人一時答問之辭未逮及此蓋子路方問君子亦有窮乎答曰君子固是有窮時不如此小人窮則濫耳以固字答上文亦有字文勢乃相應南軒張氏曰子路之愠以為夫子之德之盛疑其不當窮也此不幾於不受命乎夫子答之之意以為命之不齊君子小人皆有窮也特君子能守而小人失其守也易困卦云困亨貞又云困而不失其所亨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五

三

言身雖困而道自通也慶源輔氏曰當行而行無所顧慮義之勇也處困而亨無所怨悔義之安也胡氏曰當行而行惟理是視者無所顧慮不計其後也處困而亨身雖窮而道則通也無所怨悔觀固窮之語可見也學者之進退能於是而取則焉則不為利害所奪窮達所移矣雙峯饒氏曰當行而行無所顧慮是說明日遂行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是說在陳絕糧以下顧是顧後處是處前怨是怨人悔是自悔○禮有大於俎豆者夫子且自謙讓說其小者也蓋靈公以軍陳為問故夫子固守其窮為對君子成德之人安於貧賤通考朱氏公遷曰聖人安土之仁見孔子處困厄之道若孟子言無上下之交則明孔子離困厄之由其如子何是知天之智

微服過宋是處物之義思慮豫防正以
乎天也此所謂並行而不相悖也
芒山張氏曰蕪湖演云犁謂齊景公曰
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
必得志焉靈公之所以待孔子始亦至矣
然其所以知之者猶稗編也久而厭之將
傲之以所不知蓋問稼穡孔子知其必不
用也故明日遂行使試用之難及軍旅之
事可也按類演此論甚正
祭禮尚有許多文物不止俎豆曰俎豆者
舉一二以該其餘耳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
也故問以發之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五 四

新安陳氏曰所本指萬殊之一本處也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
也

雲峯胡氏曰集註於曾子曰夫子知其真
積力久將有所得以行言也此則曰積學
功至亦將有得以知言也曾子行而將有
所得子貢亦知而將有所得亦字是從曾
子說來
新安陳氏曰於能疑見其將有得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

○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遍觀而

盡識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
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
之也故曰子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
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
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
復深喻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
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
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五 五

子貢妻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
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朱子曰聖人也不是不博學多識只
聖人之所以為聖却不在博學多識而在
一以貫之今人博學多識而不能至於聖
者只是無一以貫之然博學多識則又
無物可貫孔子實是多學無一事不理會
過只是於多學中有一以貫之耳○曾子
領會夫子一貫之旨發出忠恕是從源頭
上面流下來子貢是從下面推上去○子
貢尋常就知識而入道故夫子嘗之曰子
一以貫之蓋言吾之多識不過一理耳但
子貢多是曉得了便了更沒收殺曾子尋
常自踐履入事親便真箇行此孝為人謀
則真箇忠與朋友交則真箇信故夫子嘗
之曰吾子日之所行者皆一理耳惟曾子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五

六

領會於片言之下故曰忠恕而已矣以夫
子之道無出於此也
新安陳氏曰彼以吾道冠於一以貫之
上此自多學而識說起而但云子一以貫之
之可見彼多言行此言知也
問如天之於衆流行萬物刻而生之也未
自色豈是性點得如此聖人只是一箇大
本大原裏出視自然明聽自然聰色自然
溫貌自然恭在父子則爲仁在君臣則爲
義從大本中流出便成許多道理只是這
箇一便貫將去○問謝氏解此章未舉中
庸引詩語只是贊其理之妙耳曰固是到
此則無可得說了然此須是去極泳只是
說過也不濟事多學而識也不可謂不是
故子貢先曰然又曰非與固有當多學而
識之者又自有一貫底道理但多學而識
之則可說到一以貫之則不可說矣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五

七

矣卽其用而驗之則是其本行乎事物之
間斯所謂一以貫之者也聖人生知固不
待多學而識學者非由多學則固無以識
其全也故必格物窮理以致其博主敬力
行以反諸約及夫積累既久豁然貫通則
向之爲多學而得之者始有以知其一本而
無二矣子貢致知之功已至其於事物之
間灼然知天理之所在而不疑特未究夫
一之爲妙耳夫子當其可而問之發其疑
而告之故能聞言而悟不逆於心觀夫子
於魯抑可外獨以告子貢則其不躡等而
施者抑可見矣曰此說亦善
慶源輔氏曰子貢以通達之資聞一知二
則其所學固多而能識矣然務博者多拘
外如方人屢中之事可見夫子貢至此則抑
之無非使之反求其本者子貢至此則真
以發之久亦將有得其本者夫子先設爲疑辭
或問夫子告子貢以一行貫與魯子同朱子
謂告魯子以一行貫告子貢以一行貫與魯子
氏曰既是一貫本不可分知行只緣子貢
以知識入道故聖人從他明處點化他猶
以知識入道故聖人從他明處點化他猶
分但向人語處入頭各有塗轍
袁氏曰向人語處入頭各有塗轍
已淺領聖道之妙子貢雖未能如曾子之
唯而亦未始如門人有何謂之問是則子
貢蓋亦默會於言下矣
雲峯胡氏曰集註於參乎章引程子曰維
天之命於穆不已是以天字釋一字此章
也亦以天字釋一字蓋天之物刻而離之
氣之所謂貫聖人之於萬事是一理之貫但彼
行之所謂貫聖人之於萬事是一理之貫但彼

魯子之篤實能力於行子貢明達能求其知所以告之者若不同而所謂一者未嘗不同也
新安陳氏曰顧魯以下諸子天資之敏學問之進皆無如子貢更觀其聞性與天道及子張篇末三章稱孔子處足以見矣
行該得知知該不得行也故曰魯子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精察非知而何單言知陳新安潛室分知行之謬學者不可不知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已者非已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五

八

○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

為慍見發也

南軒張氏曰知德者鮮以其踐履之未至故不能真知其味夫子以此告子路使之勉進於德

慶源輔氏曰聖門之學不以徒知為尚要在實有諸已

覺軒蔡氏曰夫子呼子路告以知德者鮮矣之說謂義理有得於已則死生禍福得喪自不能亂其所守所以釋其慍見之惑

夫子當造次顛沛之中所以告門人弟子者各隨其所蔽而開發無以異於洙泗雍

容講論一素吁此其所以為聖人也與

也德與道不同知在行先則道未為我有猶

後則曰知德知在行先則道未為我有猶

解

未親切知在行後則此道實為我有而不知之也漢既知得這裏滋味則外而世味自不足以為牽之孟子曰飽乎仁義所以不顧人之所以養梁之味也子路未能實有是德於己所以繞絕糧便慍見
雲峯胡氏曰詳集註之意不徒重在知字而重在德字蓋義理之味無窮必實得於已而後真知其味之實不然臆度之知非真知也夫苟真知之區區窮達豈足為欣戚哉

芭山張氏曰知德二字分析看便非離却德知是知箇甚麼若離却知所得于已者又汲汲焉免了集註非已有之云云只就知得親切了微處推出一層謂必如此得力纔可謂之知德以見知德非泛泛可與語者究竟非離知言德也小註胡雲峯謂不徒重在知字而重在德字蓋失集註之意而妄為之說必不可從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五

九

蒙引曰路豈有未行而知其曲折者其未行而知其曲折者只是得于傳聞識箇方向耳故學要真知按此說與張南軒所云幾覆者互相發明學者宜玩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

已正南面而已矣

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

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也恭已

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

如此而已

四書大全辨

下論卷十五

十

或謂恭已為聖人敬德之容以書之
 舜之為治朝觀巡狩封山濬川舉元凱
 四凶非無事也此其曰無為而治者何邪
 朱子曰即書而考之則舜之所以為治之
 迹皆在攝政二十八載之間及其踐天子
 之位則書之所載不過命九官十二牧而
 已其後無他事也雖書之所記簡古稀澗
 然亦足以見當時之無事也
 雙峯饒氏曰集註分兩節一節說聖人德
 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此是聖人
 之所同尤不待其有所作為此是聖人
 家所同尤不待其有所作為此是聖人
 新安陳氏曰人不見其有為之迹此是
 者臨御敬德之容耳胡氏謂敬德之容由
 外而知其內是也
 芭山張氏曰按藝文類稿云舜封山濬川
 治律明時殊四凶舉元愷無不為而曰無
 為非不為也為者其心不為其道也其
 而無為者也又管子曰其應非所設也其
 動非所取也感而後應緣理而動君奚為
 哉又郭象曰工人無為于刻木而有為于
 運矩人主無為于親事而有為于任官以
 此推之則舜之所謂無為者可知無為者
 順其自然不事煩擾當與孟子行所無事
 句參看○無為非一于不為特不見其為
 之迹耳今人只知舜紹堯之後而又得人
 以任眾職所以無為而治至于恭已句註
 所云德盛而民化則略去不講果爾則是
 舜之化民僅倚賴于人矣何獨于舜而稱
 之○恭已句非無為之說非有兩層此處
 須想他精神凝結物無疵瘡氣象猶云居
 敬而行簡也恭以心言非以容言
 朱子謂舜所為皆在攝政前及踐位便無
 他事如此便似勞于前而逸于後後來果
 無一事可為看無為二字直是箇安閑無

四書大全辨

下論卷十五

十一

所事事光景非舜之無為也朱子此說
 確又蒙引泥紹堯得人二句謂凡所當為
 亦皆先為之已所當為衆人又代為之故
 處順獨享安逸之人至云堯先為之尤與
 朱子所為在攝政前之說相反尤不可從
 蒙引此說宜刪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
 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
 之猶答子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
 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為州
 周禮夏官職方氏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
 戎六狄鄭司農註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
 方曰狄北方曰貉狄
 朱子曰篤有重厚浚沈之意敬而不篤則
 有拘迫之患
 南軒張氏曰篤敬者敦篤於敬也言忠信
 則言有物行篤敬則行有恒以是而行何
 往不可
 雙峯饒氏曰凡事詳審不輕發是篤底意
 思戒謹恐懼惟恐失之是敬底意思篤自
 錫敬自敬○問言思忠言而有信此合忠
 信來言上說如何曰忠信都訓實忠是出
 於心者信是見於事者如口裏如此說心
 下不如此是不忠也口裏如此說心之於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
夫然後行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母往參焉
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輒也言其於忠信
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
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
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五 主

禮記曲禮離坐離立母往參焉離也謂
兩人相附麗而坐或立或立我母往參之
為三焉
朱子曰參前倚衡只是見得理如此不成
是有一塊物事光輝輝在那裏○此謂言
必欲其忠信行必欲其篤敬念念不忘而
有以形於心目之間耳
問參前倚衡何物參倚坐立所見何物可
見清室陳氏曰參前倚衡不是有箇外來
物事便是忠信篤敬坐立所見要常目
在之耳此是學者存誠工夫令自家實有
這箇道理鎖在眼前不相離去
鄭氏舜舉曰子張務外者也故問于祿問
行皆以言行告之忠信篤敬視寡尤寡海
淺漢陳氏曰忠信篤敬乃言行當然之理
工夫全在忠信篤敬念念不忘八字上惟
念念念不忘于心而後常如有見於日忠信

子張書諸紳

篤敬吾心此理也州里之人與蠻貊之
亦皆此心此理也盡吾之心則通乎人心
雖遠而可行不盡吾心則無以通乎人心
雖近而不可行矣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程子
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博學而篤志
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
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即此是學質美
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
欠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五 主

變孝饒氏曰書紳見他佩服之切子張到
晚年儘切實如言執德不弘之類可見
新安陳氏曰書上文夫子所言於紳也
通考仁山金氏曰辟音開如行辟人之辟
謂猶前驅者以鞭撻約人使開向一邊也
朱子曰鞭撻近裏此是洛中語辟如驅辟
一般曰說作鞭撻此是洛中語向裏去今
人皆就外面做工夫下云切問近思言忠
信行篤敬何嘗有一句話向外去只就身
上理會便是近裏著已○天地同體處是
義理之精英查滓是私意人欲之未消滅
者人與天地本一體只緣查滓未去所以
有間隔若無查滓便與天地同體如克己
復禮為仁已是查滓復禮便是天地同體
處如魯子不忠不信不習漆雕開言吾斯
之未能信皆是不忠不信不習漆雕開言
見得透徹那查滓處便都盡化了若未到此
此須當莊敬持養旋旋磨擦去教盡即此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五

古

是學只爭箇做得徹與不徹耳○問窮則
切問近思是主於致知忠信篤敬是主於
力行知與行不可偏廢而程子謂隨人資
質各用其力而不知如何則一知是則亦有行
不知而能行者固是知行俱到其知亦豈有全
也美者固是知行俱到其知亦豈有全
胡氏曰明得盡意無所容也莊子容知之主心
內外交致其力常操守以涵養之然後
可使私意消釋程子此條專為學者言不
主於釋經也
或曰參前倚衡是動時操存兩見字當就
言行忠信篤敬上說不然見字無着落下
如有立卓亦當就視聽言動卓然可持循
處看
芭山張氏曰篤敬南軒謂敦篤于敬此二
字一申說者蒙引云篤則不薄敬則不
存疑云篤是待人接物忠厚不刻薄君子
篤于親故舊不遺皆篤厚之事敬是敬事
而信之敬凡事戒謹恐懼惟恐失之不放
肆也此二字分別說者愚按如蒙引存疑
之說與註篤厚意相合是忠信篤敬
一字各一義南軒串說者不必從饒氏云
凡事詳審不輕發是篤底意思愚意詳審
不輕發此却包括在敬字內訓篤字亦
甚切學者當以蒙引存疑之說為正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鮒如矢言直也史魚
自以不能進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
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也之曰皮
也之曰氣

以當而交持不
從而交持不

也客於大戶下於
也客於大戶下於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五

圭

家語田誓篇衛遯伯玉賢而靈公不用
子殺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
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遯伯玉
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
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父言告公公愕然
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
位進遯伯玉而用之退弔子殺而遠之孔
子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
魚死而尸諫忠感其君也可不謂直乎
而懷之
君子哉遯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
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五 圭
對而出亦其事也○楊氏曰史魚之直未
盡君子之道若遯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
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
得也
左傳襄公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
子食皆服而朝日肝不召而射鴻於固二
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
子如戚孫蒯人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可
言之卒章刺蒯告文子文子曰君若我矣
弗先必死并孥於戚而人見遯伯玉曰君
之暴虐于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
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
知愈乎遂行從近闕出公使子矯子伯子
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公

夫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鹿齋費氏曰不與之言不知其可與言也
與之言不知其不可與言也故惟知者不
失人之言不失言
新安陳氏曰惟智者爲能知人知其人之
可與言或不可與言不知人則當語而默
當默而語非失人則失言矣

成仁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

蔡虛齋曰。用工不在語默上。而在知人。欲知人。則在居敬窮理。看書都要如此。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湏是實見得。生不重於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五 七

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古

朱子曰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
○其心中自有打不過處良心之安而此
所以成仁者但以遂其良心之所安而無
○仁只是吾心之正理求生害仁雖以無
道得生却是拱破吾心中之全理殺身成
仁時吾身雖死却得此理完全也○求生
如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只是爭箇
如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只是爭箇
○死與不安而已○問死生是大閑籠要之
工夫却不全在那一節上學者須是於日
用之間不問事之大小作欲躍於義聖之
安然後臨死生之際庶幾不差若平常應
事義理合如此處都放過到臨大節未
○不可奪也曰然
胡氏曰當死而死於理爲是於心始安故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五 大

謂之成仁然必曰志士仁人有志之士
鄭氏舜舉曰志士不以死生為懼也
明死生之理唯曰不懼或未免於死
以志士仁人兼言之
雙峯饒氏曰仁兼言之
然無求仁者二仁有與志士仁人者
而為之此志士仁人讓張巡是志士
新安陳氏曰志士志於死而勉行求
人之安行然不以志士志於死而勉
一也
武所利者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
苟與仁孰重夫一身何足惜也程子
生重於死矣夫死於朝聞道夕死可
莫重於死矣夫死於朝聞道夕死可
也曰既死矣敢問好處如何曰聖人
朱子曰曾見人解殺身成仁言殺身
以全性命之理人當殺身成仁言殺
我全性命之理是故伊川說生便不
不過其性命之理是故伊川說生便
於全其性命之理是故伊川說生便
非是其人殺身之時有此意也或謂
只是要成這仁身若說要成這仁身
只是行所當行而已○說要成這仁
心之德而萬理具焉○說要成這仁
不能安而害於德矣順此理而不違
雖可殺而此心之德全矣順此理而
天地之間大義何也曰仁義體一而
故君子之於此章之言也曰仁義體
以仁決之此章之言也曰仁義體一
謂欲有甚於此章之言也曰仁義體
不責之宜傷所好之體義士不以所
所責之宜傷所好之體義士不以所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五 大

南軒張氏曰人莫不重其生也君子亦
何以異於人哉然以害仁則不敢以
以成仁則殺身而不避蓋其死有重
故也夫仁者人之所以生者也苟虧
以生者則其生也亦何益哉曾子所
正而斃者則其生也亦何益哉曾子
人淺深雖有間然此則志士勉之者
慶源輔氏曰志士於此二勉之者
而於此二者安之者此二勉之者
吾仁矣心之德順而無所傷吾之仁
則吾之仁順而無所傷吾之仁亦全
閻矣
潛室陳氏曰謂之成仁則必如是而
理人倫無虧欠處生順死安無可
此境界但見義理而不見已身更
廖氏曰程子是因子之言更推出
二子謂必先能實見得死便定是不
便定不是方肯甘心就死以成這
若不實見得此又推聖人所以言
曉人也
新安陳氏曰志士仁人能得實理於
能成實理而見得是與非方能殺
以成實理而見得是與非方能殺
也○問殺身成仁與舍生取義何別
義一理耳仁包得取義故曰成仁
節言成仁包得取義故曰成仁
子就本心處言故曰取義其為成
身斷制處言故曰取義其為成
則一而巳所以與仁兼一理也
重考朱氏公遷曰仁兼一理也
通身成仁則就死生患難而安仁
殺身成仁則就死生患難而安仁

仁者君子去仁則就富貴貧賤而言之此皆
即其處事而言而存心在其中此章又以仁
者言又如夫子言而親仁又言友士之仁
皆是猶仁人而言宰我專指愛為仁故其
敵也愚夫子舉成德而言則仁之中未嘗
無知也又曰專言仁者則成德之人也若
以仁者對智者勇者則又有一體而以一
稱之為仁人則因其所有而得仁者之名
也
休次崖曰求生如何害仁如睢陽被圍城
中食盡外援又不至決然是死必以城降
賊乃可得生然忠義安在此心如何過得
此便害其仁惟拚一生必欲守城而殺其
身身雖死忠義全而心安矣是殺身以成
仁也
武曰仁不專于死有不殺身而成仁者矣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五 子
回之何敢死是也。有不求生而害仁者矣。
子路結纓之死是也。只審是與不是處。是
處方是仁。非取必于殺也。但無求生之心。
則殺身不後身俱是仁。
蓋山張氏曰。志士仁人不平對作一人看。
大節看得明。處得決。自不至求生害仁。
觀下文只說一仁字。只承上並說箇殺身。
成仁可見。若紛紛分別。不安勉。反費解說。
本文語氣了。須知此節不當以仁者安仁。
知者利仁二句例看。小註胡鄭饒陳諸說。
果甚。蒙引存疑。又附會小註。皆非也。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
者

在道仁中賢者
內通字通字并

見仁賢合四切
之義友事字經詳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
若已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
以成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
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
勉齋黃氏曰大夫言賢已見於行事者也
士言仁方見於修身者也
家語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蓋賜也
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日與賢已
入芝蘭之室久與不聞其香則與善人居如
不芝蘭之室久與不聞其臭則與惡人居如
與之化矣矣夫必慎其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
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焉
朱子曰大夫必慎其所與處焉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五 主
仁者便是要琢磨勉勵以至於仁如欲克
己未能勉克已欲復禮而未能復禮須要更
相勸勉乃為有益○事賢友仁也是箇入
德之方問事與友孰重曰友為親切賢只
是統言友徑指仁上說○欲為仁而先親
仁賢猶言工欲善其事而先利其器欲其取
諸仁賢以成其德也
慶源輔氏曰事大夫之賢者則有所觀法
而起嚴憚之心友其士之仁者則有所切
磋而安陳氏曰嚴憚指事大夫之賢切磋指
友士之仁
汪氏曰此專批為字發明之問意重在此
字故夫子答之只從此字發明其意也
新山張氏曰大夫與士只有有位無位之
別不可分低昂說事友亦無輕重總是資
仁賢以成其德處小註事與友孰重一

○顏淵問爲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爲邦者謙辭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五

三

朱子曰顏子之問有二。一問仁。一問爲邦。顏復禮上來。方可爲邦之事。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爲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爲人正，商以丑爲地正，周以子爲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爲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爲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

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

朱子曰邵子皇極經世書以元統會十二
會爲一元一萬八百年爲一會以會統運
以運統世三十年爲一世十二世爲一運
三十運爲一會初開一氣入百年而天始
開又入一萬八百年而地始成又一萬八
百年而人始生邵子於寅上方註一開物
蓋初開未有物只是氣塞及天開些子後
便有一塊查滓在其中漸漸凝結而成地
初則溶軟後漸堅實今山形自高而下便
如水漾沙之勢以此知必是先有天方有
地有天地交感方始生人物出來邵子言
到于上方有天命有地到丑上方有地未
有人到寅上方有人子丑寅皆天地人之
始故三代建以爲正夫子以寅月人可施

通考吳氏程曰西山蔡氏推邵子經世書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五

三

謂造化之運大而元會運世小則歲月日時其致一也天地始終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元統十二會猶歲統十二月至於會統三十運運統十二世亦猶月統日日統時也一會三十運爲三百六十世計一萬八百年首會爲子而天開於子半人始生今當午會爲辰又次會開物於寅而之後閉物於戌則不復有人至亥則周十之會以終一元而天地混矣終則復始循環不窮天地再造又如此矣

託禮運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吾得夏時焉夏小正夏時書名今存戴德註

朱子曰陽氣雖始於黃鍾而其月爲建子然猶潛於地中而未有以見其生物之功也歷丑轉寅而三陽始備於是協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古之聖人以是爲

主物之始，改歲之端，蓋以人之所共見者。言之至商周始以征伐有天下，於是更其正朔，定為一代之制，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有三統之說，然以言乎天，則生物之功，未著；以言乎地，則改歲之義，不明；而凡四時五行之序，皆不得其中正。此孔子所以考論三王之制，而必行夏之時也。○所謂行夏時者，蓋由歷數以來，授時之法，如堯典教民事者，至夏而悉備也。諸家之歷，久而皆差，惟夏小正之書，授時為無差，故曰行夏時也。

問集註：斗柄初昏建寅之月，何獨取初昏為定？雙峯饒氏曰：天象難捉摸，只有初昏可見。月已昏，至初明，於是時推測，方有定。若其他時，則周流四方，無可捉摸。凡測星辰，都用初昏測日景，却用日中。○行字兼令說，了古人每月有政令，觀夏小正可見。行夏之時，不特改正朔，乃是兼每月政令。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五

雷

行了，所以集註說時之正，與其令之善，以堯曆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推之，亦是夏時。想夏之前，皆用建寅之月，至湯始改以新。天下之觀聽，○問春秋書王正月，是以十一月為春，如何？曰：然，天時參差，自是周制。天子不敢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答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時方與天時當對，此是夫子微意。

乘殷之輅

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朴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

也。

問：周輅為過多，何也？朱子曰：輅者，身之所乘，足之所履，其為用也賤矣。運用震動，任重致遠，其為物也勞矣。且一器而工聚焉，其為費也廣矣。賤用而貴飾之，則不稱物。勞而華飾之，則易壞。費廣而又增費之，則傷財。此周輅之所以為過侈歟。○正義曰：路大也。若之所在，以大為過，號門曰路。門曰路，寢車曰路車。左氏傳曰：大路越席，昭其儉也。

勿軒熊氏曰：按記明堂位，驚車有虞氏之輅也。鈞車，夏后氏之輅也。大輅，殷之輅也。乘輅，周輅也。註云：漢祭天，乘殷之輅，今謂之桑根車。周禮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輅，曰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註曰：金玉象以飾諸末，革輅輓之以革，而漆之，木輅漆之而巳。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五

圭

服周之冕

雲峯胡氏曰：商尚質，亦有過於質者。商之輅，則得乎質之中者也。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為文而得其中也。

何晏曰：世本云黃帝作冕，周禮弁師掌王五冕，其制蓋以木為幹，以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阮謀三禮圖云：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前圓後方，前垂四